

♥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讲台上的青春奏鸣曲

洪生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讲台上的青春奏鸣曲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台上的青春奏鸣曲/洪生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5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ISBN 978-7-307-13324-2

I. 讲… II. 洪… III. 农村学校—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6968 号

责任编辑:张 璇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钟祥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69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324-2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心血打造神奇“天路”，米拉山下走来了“藏二代”

——记西藏墨竹工卡县日多小学教师宋玉刚 / 001

让青春插上翅膀：飞向“屋脊小学”的快乐精灵

——记湖北恩施市高原小学教师邓丽 / 046

昆仑山巅一云杉：这是青春最骄傲的姿态

——记塔吉克县马尔洋乡教师

阿力甫夏·依那亚提汗 / 092

心血打造神奇“天路”， 米拉山下走来了“藏二代”

——记西藏墨竹工卡县日多小学教师宋玉刚



拉萨之东，矗立着海拔4700米的米拉雪山。传说山上有一条神奇的“天路”，能引领人们通向幸福的永生之国。千百年来，没人能登上那白雪皑皑的陡峭雪山，也没有人幸运地得到“天路”的指引……

然而15年前的一天，米拉山脚下的日多小学来了一位

汉族老师宋玉刚。身为“藏二代”的他用青春与汗水打造了藏区第一个远程教育资源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大千世界的精彩繁华、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不断涌入偏远的藏乡，日多乡的孩子眼界大开，思路宽广，他们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多乡的乡亲们由衷感叹：“感谢宋老师，他给我们藏区孩子修建了一条真正的‘天路’！”

父亲杯酒话真情，“藏二代”走进日多乡

1998年9月1日清晨，隶属于墨竹工卡县的日多乡像往日一样宁静，彩色的经幡在玛尼堆上空静静飘扬，日多河的河水奔向拉萨，昼夜不停。这是一座人口不到2000人的小村庄，同所有藏区的村落一样，这里的牧民们日复一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日多乡，他们甚至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拉萨更繁华的地方。西藏解放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日多乡成立了中心小学，但由于地处偏远，这里的老师都是本地藏民，学校的汉语教育始终处于盲区。墨竹工卡县教育局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岗嘎小学的一位优秀汉族老师调往日多小

学，教孩子们学习汉语。

这可是日多小学建校以来，迎来的第一位汉族老师。开学第一天，孩子们一大早就兴奋地来到学校，叽叽喳喳地围着校长扎西桑布，仰起小脸提出无数问题：“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她）长得什么样？”“学了汉语是不是可以去北京？”扎西桑布校长一边应接不暇地回答着孩子们的问题，一边抬起头看看挂在办公室墙上，全校唯一的一只电子钟：马上就要到八点了，可校门口那条羊肠小道上还是空空如也，没有半个人影。扎西桑布校长不禁着急起来：岗嘎乡到日多乡有七十多公里路程，下车后还要徒步将近十公里，其中将近一半是崎岖的山路，新老师是不熟悉路线走错了，还是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就在扎西桑布校长焦急不已的时候，通往日多小学的山路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一个清瘦的年轻人背着一只鼓鼓的双肩包，手里提着一双被打湿的运动鞋急急忙忙地奔跑着。就在刚刚渡过日多河的时候，他一不留神脚下一滑，跌进了湍急的河水中，把衣服和鞋子都打湿了。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汗水混着河水从他脸上淌下来。年轻人焦急地抬手看看表：八点差五分。他茫然地抬起头向四周看去，发现不远处有一排平房，房前高高的旗杆上，飘扬

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会心而笑，向着红旗飘扬的方向疾步奔走。

当他的身影出现在日多小学门口时，扎西桑布校长惊喜地喊了出来：“小宋！宋玉刚，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孩子们听校长这么一说，全都欢呼起来，像一只只欢快的蝴蝶，围绕在宋老师身边，有的牵他的手，有的拉他的衣角。宋玉刚被孩子们的热情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就明白，孩子们是在欢迎他的到来。他不顾身上的衣服还是湿的，便一手牵起一个孩子，大步向教室走去：“孩子们，走！第一节语文课马上开始！”扎西桑布校长目送宋玉刚离去的背影，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的指针正好指向八点整。

那一年，宋玉刚 23 岁。

宋玉刚与脚下的这片热土有着很深的渊源。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宋玉刚的父亲就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来到了西藏，与广大军民一起修筑青藏公路。公路通车后，许多官兵就地转业，留在了他们付出汗水和辛劳的这片土地上，宋玉刚的父母便是这样留在了西藏，并于 1975 年生下了宋玉刚。他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最受母亲的疼爱。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他讲“琼达和布秋的故事”“少年阿格支洛”“神箭手泽波楚”等神话故事，听得他如痴如

醉；父亲则给他讲当年劈山开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修筑青藏公路的豪情往事。西藏的神奇、雄伟深深地扎根在他幼小的心田，他对于这个不是家乡却胜似家乡的地方充满了感情。

于是，宋玉刚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没有像别的同学一样争先恐后地报考外地的大学，而是听从父母的心愿，毅然填报了拉萨市师范专科学校。对他的行为，很多同学感到不解，也有同学劝他说：“献身西藏的想法固然可敬，但毕竟这里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还比较贫穷、落后，你又不是没有机会走出去，何必死守在这个穷地方？”宋玉刚无法向同学解释。他只知道，父亲和母亲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只记得父亲经常对他说：“西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一个值得挥洒青春与热血的地方。”

在学校里，像宋玉刚一样的汉族学生不多，学校和老师们都对他们异常珍视。宋玉刚至今还记得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话：“毛主席曾经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就是星星点点的火种，藏区的孩子们等待你们去点亮他们的头脑，我希望同学们，尤其是汉族同学，要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为西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让藏区的孩子们走下马背，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父母的心愿、校长的嘱托，让宋玉刚热血沸腾：教书育人，是多么神圣的职业，如果说父辈用双手修筑出一条西藏通往外界的公路，他就要用头脑，为西藏的孩子们修筑一条通向世界的“天路”！这个理想，从他开学第一天，就深深地植根于他的脑海……

1997年，宋玉刚从拉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来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岗位：岗嘎小学。岗嘎小学属定日县教育局管辖，也是综合条件比较好的一所学校。宋玉刚在学校的优良表现和优异的成绩，使得岗嘎小学优先选择了。他。到学校后，宋玉刚拿出浑身的冲劲和拼劲，不但把自己份内的教学任务完成得有模有样，还抱着与学生交朋友的态度，将学校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的蓬勃朝气和对学生耐心细致的态度很快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重和喜爱，孩子们跟这个大哥哥一样的宋老师打成一片，下课时，经常能看到宋玉刚带着孩子们踢足球、捉迷藏，嘻嘻哈哈不亦乐乎。

在岗嘎小学工作一年，宋玉刚就获得了“优秀教师”“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等荣誉称号。但就在他铆足了劲，准备在第二年的工作中再次大展拳脚时，校长却找他谈话：由于墨竹工卡县日多乡日多小学急需汉语教师，县教育局

决定让表现突出的宋玉刚去该学校进行支援。在岗嘎小学的工作刚刚打开局面，却突然再次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宋玉刚内心颇不平静。且不说放弃好不容易搭建好的工作平台相当可惜，仅仅让他放弃与孩子们之间深深的感情，就让他觉得不舍。

而日多乡的实际情况也让他感到压力巨大：日多乡位于墨竹工卡县东南部，与同辖区的其他几个乡镇相比，日多乡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最为恶劣。据教育局的领导介绍，日多小学自从建校以来，就从未有过一个汉族老师，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也无法使用全国统一的课本进行教学。因为教学质量不稳定，那里的失学率也最高，初中升学率很低，整个日多乡至今没有产生一个高中生，更遑论大学生……

面对扑面而来的一大堆实际困难，初出校门的宋玉刚产生了犹豫。父亲或许是看出了他的情绪，特意把他叫来与自己一起喝酒。宋玉刚从小对父亲一直是仰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无比高大。而且由于性格原因，父亲在他们几个子女面前，从来不苟言笑，更让他敬畏不已。长到这么大，第一次以男人的身份，与父亲平等对话。让他感到既意外，又有些激动。

父子俩一边吃着喷香的烤羊肉，一边喝着香醇的马奶酒，宋玉刚不知不觉把心事和盘托出。父亲听后并不表态，而是举起酒杯对儿子说：“玉刚，爸爸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几个孩子中，爸爸最看重你。这杯酒，爸爸先敬你，我知道你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宋玉刚瞬间明白了父亲隐藏在酒杯后面的浓浓期望，在他看来，父亲无声的期望就是命令、是出征的号角、是战斗的檄文，作为“战士”的他，岂能不痛快应战！他举起酒杯说：“爸爸，您不用多说，要相信您的儿子是好样的！”

就这样，宋玉刚在父亲“杯酒话真情”的激励下，勇敢地接下军令状，成了日多小学史上第一位汉族老师。

扎根贫瘠默默奉献，那一棵高原上的“班公柳”

宋玉刚没想到，开学第一课他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根据课表的安排，那天他应该给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上汉语课。他走上讲台，大声说：“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12页。”奇怪的是，孩子们居然一起唱起歌来！宋玉刚虽然知道孩子们汉语不好，但没想到他们居然一点儿也不懂，看

到他挥手的动作，竟以为是让他们唱歌。这也难怪，在这个贫穷的藏乡，整个村子连一台电视机也没有，孩子们除了听阿爸阿妈谈论田地的收成，就是谈论牛羊下崽，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汉语。宋玉刚虽然从小生长在西藏，但他所住的地方大多是像父母一样的转业军人，上的也是汉语小学，所以对藏语并不熟悉，除了会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外，其他话只能听懂基本意思。他犯愁了：自己不懂藏语，孩子们不懂汉语，简直就是“天聋对地哑”，他这个汉语老师该怎么当啊？

但困难既然已经摆在面前，宋玉刚就绝不会退缩。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藏语快速学习计划”，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先从身边常用词学起。比如：教室、办公室、课桌、椅子、迟到、上课、举手、提问……学校的藏族老师们成了他的第一任老师。

趁周末学校放假，宋玉刚到镇上逛了一圈，居然在书店发现了一本藏文字典，他如获至宝地买下，在回学校的路上就津津有味地学了起来。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藏文博大精深，其学习的难度远远超过英文。尤其是古藏语，不同的词在不同的语境里读音和意义会完全不同。但宋玉刚知道，这块骨头就是再难啃，他也得硬啃下来。

为了让自己尽快掌握藏语，他不仅向同事请教，班上的藏族孩子也成了他的“小老师”。有一次，宋玉刚给孩子们上课，说着说着，突然卡壳，他怎么也想不起“鸡蛋”怎么说了，急切中他用双手当翅膀，不停地扇动，然后学着母鸡咯咯地叫着，然后手从屁股后面比画出一个圆圆的形状，聪明的藏族孩子一下就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全班同学一起大叫起来“公啊（鸡蛋）！公啊！”宋玉刚伸伸大拇指表示感谢，孩子们顿时笑成一片。

还有一天早上，宋玉刚在宿舍煮面条当早饭，他一边煮，一边拿着小册子不停地念叨：“拉巴（星期二），普布（星期三），米玛（星期四），巴桑（星期五）……”一边念还一边用手指在膝盖上不停地比画，根本没注意到锅里的面条已经被煮成了糊糊。等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时，他才惊叫一声，把烧成了“干巴”的面条连锅端开。上课时间已到，早饭是吃不成了，宋玉刚只好饿着肚子去给孩子们上课。

靠着一股钻劲和韧劲，以及语言方面的天赋，宋玉刚的藏语水平飞速提高，仅用了两个多月，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用语，也能跟同事和学生们进行简单的交流。有时他到集市上买东西，卖东西的藏胞还误以为他是藏族人，同

事们向他竖起大拇指：“宋老师，突极其（好棒）！”

学会了基本的藏语，接下来他就要想办法让孩子们学好汉语。他头脑中其实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等孩子们掌握汉语后，他还要教他们学英语。可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宋玉刚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们：“学会汉语，就可以走遍整个中国；学会英语，就能走遍整个世界。”他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他经历过的真实故事：他在岗嘎小学时，认识一个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卓玛在一个老板的工地上打工，年底时包工头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道：2月底前来领工资。卓玛因为不识汉字，读不懂纸条上的内容，结果没领到工资。她急得直哭，来找宋玉刚帮忙，可那个狡猾的老板早就逃之夭夭。因为有这张纸条，老板尽到了告知的“义务”，这个官司注定很难打赢……宋玉刚强调：学会汉语，就等于掌握了一张走向外面世界的通行证，没有它，将会寸步难行。孩子们专注的表情告诉他，他们懂了。

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宋玉刚在下课时喜欢给他们讲讲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以及世界各国的奇风异俗。当他讲到北京天安门、天坛，西湖的三潭印月、杭州的飞来寺、法国的凯旋门和英国的大本钟时，孩子们听

得十分神往。一个名叫德钦次旦的男孩问他：“宋老师，北京在什么地方，它离拉萨远吗？”另一个叫央金卓玛的女孩则抢着说：“不远！我阿妈说先骑马到拉萨，再走两天两夜就到了！”宋玉刚哑然失笑，他知道孩子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祖国有多大，世界有多远。同时，他也有一种紧迫感：孩子们仅仅学会汉语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给头脑“扩容”，为思想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啊！

但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学好汉语开始。宋玉刚决定，要把自己“藏语速成计划”运用到孩子们身上。他拿出自己的工资，在赶集时购买了许多糖果和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专门奖励给汉语学得好的孩子。这样一来，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得到奖励的孩子，得意地捧着宋老师给他们的“奖品”向同学们炫耀，那样子仿佛中了百万大奖。

除了“奖励”法之外，宋玉刚还自创了一种“反作用式学习法”。他发现，当学生问他：“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用汉语怎么说？”如果正面回答，孩子们往往听过就忘，印象一点也不深刻。以后每当此时，宋玉刚就先让其他学生来抢答。对孩子们来说，能给同学当一回“小老师”是件让人兴奋的事，他们七嘴八舌地争相抢答，

他再从他们的回答中，肯定正确的部分，纠正错误的部分。只有当全班学生都答不出来时，他才会把正确答案公布出来。这套“反作用理论”原理就是让大脑从正反两方面受到刺激，比单纯用正确的答案进行“复制”有效得多。尝试过一段时间后，他发现那些被纠正过的地方，孩子们总是记得特别牢，回答得特别快。

日多小学是寄宿制学校，在校期间孩子们的汉语学得不错，但西藏的寒假比较长，放假后学生回到学校，普通话又变得结结巴巴了。对这种情况，宋玉刚只能付出更多耐心，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相信，只要给予足够的刺激，这些语言最终就能“烙”在孩子的头脑中。

在宋玉刚的努力下，校长和老师们惊喜地发现：孩子们学汉语的进步神速，尤其是学习热情十分高涨，有些学得快的孩子竟然能阅读简单的报纸新闻，还会帮家里人读书、读信了。

在日多小学待了整整一年后，全校 168 个孩子汉语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宋玉刚向校长建议，进行一场汉语普通话大赛，扎西桑布校长欣然同意。比赛那天，学校在操场上搭起了用几张旧课桌拼成的临时舞台，并蒙上了红布。孩子们采取自愿报名加上同学推选的办法，每个班选取 8